

独幕剧选集

工人出版社

壹玖伍陸年 壹月 拾 柒日

目 錄

百年大計.....	叢 深	1
刘蓮英.....	崔德志	40
姐妹倆.....	藍 光	81
夫妻之間	北京人民藝術劇院 下廠小組集体創作	126
鑰 匙.....	江 汗	150

百年大計

叢 深

時 間：一九五三年的盛夏。

地 點：一座大型电机製造廠的建築工地。

人 物：郭海山——四十多歲，混凝土工小組長。

董振有——三十二歲，混凝土工程施工員。

夏灵芝——二十六歲，中型电机製造廠的捲綫女工。董振有的妻子。

魏殿文——三十五歲，混凝土工副組長。

賀主任——三十六歲，大型电机製造廠工地主任。

佈 景：這是工地工人宿舍的一個角落。舞台左側露出一座房子的一頭，草蓋，磚牆；在朝着舞台的房山頭上開有一門，門旁掛着一個上寫“混凝土工第一小組宿舍”字樣的木牌子。房山頭的前面有兩個花池子，花池子的周圍是用碎磚頭砌的，裏面開滿了鮮花。花池子裏還插着幾根杆子，牽牛花和看莖順着杆子爬了上去，又順着連在杆子上的幾根繩子爬到房門上端。靠着花池子旁邊的地上，放着一張矮矮的炕桌和幾個小板凳。舞台右側靠後處有幾棵楊樹，在近處的一棵較大的楊樹底下，放着一張條桌和幾個條凳。在台左房後，也有一棵楊樹的上半部露在外面。舞台靠後處有一條矮矮的土台，台上長滿了蒭子和其他雜草。遠方，左側有一九五一年建起來的中型电机製造廠的鋸齒形廠房；右側，

透過幾棵樹可以看到現在正在修建的大型電機製造廠的鋼架子。這座廠房很大，露在舞台上的只是一小部分，從這一小部分可以看到廠房的鋼架子正在往起豎，兩架高高的長臂式起重機矗立在鋼架子的盡端。鋼架子的外面，有一排等距離的邊排柱子的模型板並立着。舞台的左側房後邊是通往工地辦公室和大門去的道；右側是通往其他宿舍和現場去的道。

幕 啓：現在正是午間休息的時候，工人們都在屋裏睡午覺。很靜，天上有幾片雲彩。

郭海山一個人坐在小板凳上。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，沒留鬍子，眼睛笑咪咪的。个子不太高，身體却很壯。上身穿着一件白布衫，下身是灰黃色水龍布的褲子。衣服上有一些打洋灰濺上的灰點子。脖子上搭着一條雪白的、上邊印着個“獎”字的新毛巾。他正在用心地縫製一件沒有袖的漂白亞麻布的汗衫，嘴裏隨便哼着什麼。從他的神態和聲音裏，使人可以知道他現在正陶醉在一種十分喜悅的心情裏。他的兩隻又粗又大的手，好像和做針綫活這事很不協調。少頃，魏殿文興高采烈地自台左房後上場，他手裏拿着一個不小的四方包袱——裏邊是錢。

郭海山（以下簡稱郭）：怎麼才領回來呀，老魏？

魏殿文（以下簡稱魏）：哈，財務組屋裏人都擠不開，我要不是找了個竅門，今晌午就領不出來了。（把包袱放在條桌上，指着包袱說）郭大哥，你猜咱們組這二十天開下來多少錢？

郭：我沒算計過。

魏：一個人一天均勻着能拉二十多個分哪，超過定額一倍呀！

郭：呵，可真不少。

魏：咱們組這一期幹的可真猛呵。噫，董施工員分配給咱們的活也真是肥呀。

郭：（不悅）我跟老董提過多少回，大泡兒活別都分配給咱們組，各組勻着幹，可他就算不聽！

魏：（俏皮地）你這可真是“大公無私”呵，施工員照顧咱們，你還倒有了反感了！

郭：咱們幹的是活，為啥要叫人“照顧”哪？咱們知道多拉幾個錢花着順手，人家別的組不也一樣嗎！

魏：別的組，別的組他不是拿不起來大泡兒活呀！

郭：沒的話，打洋灰這玩藝沒有三個月的“力巴”，老不培養人家老拿不起來；往後工程越來越多，光靠咱們組這幾十個人能幹得過來嗎？

魏：（不加可否地笑了笑，有意識地扭轉話題）今下晌到底放不放假呀？

郭：老董不是通知了嗎？下晌八成有任務，他到上邊開施工會議去啦。

魏：好不容易趕上個星期，不歇整天，哪管歇半天呢，開了支，大夥也好回家去辦置點啥。

郭：行呵，少歇一個星期也沒啥大不了的。

魏：你敢情沒啥事，跑腿子一個人，自個吃飽了全家不餓。

郭：（笑着）我沒事？原來老董要領我上他們家看對象去呢，這事不比你的事重要？

魏：（驚訝）是嗎？就是董大嫂他們廠子的那個人嗎？你這

嘴可真嚴實，告訴我一聲也好幫你出個道眼“唔”的呀！

郭：还用着啥道眼啦，反正就是這一堆一塊唄，四十歲的真童子，中意更好，不中意拉倒。

魏：定規好了今兒个見面，你不去，那不把人給逗了嗎？
你請个假去吧，一輩子能有這麼幾回呀！

郭：不要緊，老董說，過後跟女方解釋解釋。

魏：你呀郭大哥，对自个的事老是這麼大咧咧的，过了这个村兒就沒有这个店兒啦！

郭：（汗衫已縫完了釦子，边穿边說）得了吧，解放以前，我可真尋思得打一輩子光棍了呢，那咱賣苦大力的娶起媳妇的有幾個呀？現在呀，我心裏可有底啦。（新汗衫穿到身上了）
怎麼樣夥計？

魏：大針小綫的，花兩個錢找人做多好。

郭：成衣舖太忙，我等着穿哪，好在跑腿子二十多年，还練出這麼點手藝來。你看这份漂白亞麻布漂亮不？

魏：看你呀，打買來就問我。

郭：（忘形地）这份布真太闊啦，多密实呵，多漂亮呵！（扭動了幾下身子）夥計，穿到身上溜滑呀！你趁早也買一塊做个小褂穿吧！

魏：我相不中这玩藝，太白了，打洋灰穿这个像个啥。

郭：幹完活再穿哪。

魏：（笑）百貨公司將來非收你去当推銷員不可！

郭：你不明白呀，我親身参加修的这个亞麻廠，現在出來布

啦，心裏分外有股子勁兒呵！你知道這布多麼白？

魏：漂出來的唄。

郭：（驕傲地）那個漂白室的洋灰活，就是原來咱們組這幫人幹的！那嚕你還沒參加公司呢吧？

魏：嗯，那時候我還站攔櫃哪。

郭：（回憶着）唉！那些個大洋灰槽子可真不好打，費了我們多少勁哪！可是等打出來，連蘇聯專家都說“毆欽喝拉勺！”“頂好！”嚇，揭盒子一看，溜光水滑，一點麻子都沒有，鏡子面一樣。

魏：那時候就是你的組長嗎？

郭：嗯。（感情地）閉上眼睛一回想，啥都記的清清楚楚，就像昨天還在那兒幹活似的，可現在布都穿到身上了，多快呀！咱們今年把這個大型電機製造廠再修好了，過年就該出來大個的發電機了！夥計，要照這麼幹下去，奔社會主義還愁慢嗎？

魏：（他的心並未被老郭的話所吸引）你們在亞麻廠幹活那嚕，錢拿的不少吧？

郭：（很覺刺耳）你真罷了，咋一張嘴就是錢！

董振有從台右走上。他穿着一身被暴烈的太陽晒褪了色的藍色幹部服，上身敞着懷，露着裏面的淺藍色帶條紋的襯衫，襯衫的底襟整個敞披在褲腰外面，後襟還露在幹部服外面，褲腳挽着，腿上有些泥點子。他的一隻腳前兩天在工作中被釘子扎壞了，纏在腳上的繃帶露在滿是泥污的膠底鞋外面。頭上戴着一頂大邊的麥稈草帽，草帽邊子掉

下來很大一塊。幹部服的小兜裏插着鋼筆和鉛筆，大兜裏裝着一個露在外面一小半的紅本子。他顯然是很辛苦，臉上還掛着汗珠，襯衫已被汗水浸濕了幾塊。但他的神情很振奋，腳雖然走路不大方便，走得却很急。

魏：（熱烈地）呀哈！老董來啦！晌午也沒睡一覺？

董振有（以下簡稱董）：下來緊急任務啦，夥計！今下晌就開始打甲排柱子！

郭：今下晌就打？

魏：（差不多與郭同時說）今下晌？

董：不光打哪，今下晌還得把甲排這二十多根柱子底下這一節都給搶出來。任務不輕呵！才開完緊急施工會議，人還不能添，就得你們這一個組幹，要不攪拌機供不上。

魏：怎這麼緊哪，老董？

董：到今天，這排柱子的任務按照原來計劃已經拖延四天工期啦。這幾天不是老下雨嗎，盒子板剛調正好了，下雨一澆，中心綫又歪了；今兒個這好容易趕上個晴天，頭半晌，測量組急忙把中心綫又找正了。要是今兒下晌不把底節灌上，再一下雨又白調正了。

郭：（望着天空）這天頭還是得下雨，悶熱嘛。

董：這算叫你猜着了，氣象台說今天下晚就有一場大雨，明天還得拉拉一天。今兒下晌要不抓緊搶出來，你算算吧，起碼得後天下晌才能開始打，那就拖延一個星期

啦。我的天爺，一个星期呀，那还得了嗎。

魏：（遞給董一枝煙捲）抽着，老董。

董：（接過煙，點着火）主任工程師嘴唇都起泡了，施工組長嗓子也啞了，工地主任更着急，大型廠今年要是蓋不上，開個“跨年度”，大夥都得挨屁股板子！

郭：准备工作还缺啥不？

董：跑道、脚手架子、石头子，早就讓別的組給你們準備好啦，不客气話，咱这份施工員多嘴也沒在準備工作上坐過蠟。

魏：（奉承地）是呵，老董多嘴都有計劃性，沒比的！

董：怎样呵老郭？我才剛在上級面前可給你們吹的挺圓哪！

郭：不吹也不能癩氣呀，平常都能按期完成任务，緊急任务就更沒說的了。

魏：你放心好了，老董！

董：（滿意地）我都多餘問，早就知道你們是這句話！那就把你們組的人都召喚起來吧，開个会，我動員兩句。

郭：（突然想起一件事）可是呢，盒子底下怎麼冲法呀？

董：（不在意地）那好办，下灰漿以前，捎帶弄兩桶水澆一下就行。

郭：（一驚）呀！那可不行，盒子板裏头太埋汰呀！

董：沒啥，盒子板支到地梁上以前，都用鋼刷子蘸水把地梁刷的漂白了！

郭：那我知道，可是綁鋼筋支盒子那幾天不是老下雨嗎，鋼筋工跟木匠把地梁上頭踩上不老少泥呀。

魏：是，踩上挺厚一層黏泥，完了就把盒子釘巴死了。

董：有點泥也能沖洗。

郭：你就是澆進去多少桶水也是白搭，那泥早都乾巴到上頭了，水桶往下倒水本來就沒衝勁，再讓裏邊密密層層的鋼筋一擋，水到底下那可不跟撓癢癢一樣！

魏：是呵，沖不淨。

董：（不大高興）那你說得怎麼辦呢？

郭：上星期我不就跟你提過嗎，我說得接水管子，用帶鐵頭的水龍帶沖，那玩藝兒衝勁大，幾下子就把泥給沖下去了。

董：你提過接水管子？多嚕哪？

郭：看你這個記性！就是上星期一，下班的時候，在現場，我說接上水管子，趕早就把底子沖淨了，省得到打的時候再開個湊手不及。你說：“還不定多嚕打呢，以後再說吧。”

董：（翻紅本子）上星期一？我怎麼就沒記着有這麼回事呢？（指本子）你看，我這上面每天的大事小事都記着呢，就沒有你提的這個意見嘛！

郭：（笑）那準是你左耳朵听，右耳朵冒啦，沒當回事唄！

魏：（笑）老董是忙人哪，也備不住是忘啦。

董：行啦，反正現在也不能接了。

郭：接吧，还赶趟。

董：別扯了，赶啥趟呵，这都快到點了，八字還沒一撇呢，工具組现在还休息，等下晌办完手續把水管子請求來，再接上，黃瓜菜都涼啦！

郭：現在就上工具組去，跟他們好好說說，能給。水管子請求下來，咱們就去接，就是下半晌耽誤幾十分鐘，我們也保證能攆出來。

董：对付着幹吧，老郭，別再为這點小事把緊急任务給耽誤了。

郭：你怎麼說这是小事呵？这是關乎工程質量，百年大計的事呵！我記的清清楚楚，头年冬訓時候，老師講过这个冲底子的事。老師說，底子要是有一點泥，後打上的洋灰就和原來的粘不到一塊啦，那就成了兩截的啦。

董：咳，講是那麼講呵，实际工作要都那麼要求起來，活就不用幹啦。

郭：你这話我可不贊成，实际工作要是不那麼要求，何必那麼講呢！

董笑着，好像老郭的話不值一駁，而又不想再駁了，怕影响了團結。

郭：（順手拿起煙盒和火柴盒比量着，用煙盒当地梁，把火柴盒立到上头当柱子）你看，这柱子和地梁要是不能成一塊玉兒的，那不就跟把柱子浮攔到地梁上一样嗎？將來柱子上边跑起大吊車來，震動的那麼厲害，要再遇着地土上有个震動啦啥的，那不就散花了嗎？

董：（笑）你还給我來了一堂技術課，哈哈，你可真有意思，老郭！

郭：（也笑）我这是聖人門前賣三字經哪，其实这些事你比我們明白的多！

董：是呵，当了兩年混凝土施工員啦，这些道理剛脫產那嚕就学过啦。質量这玩藝兒就是無尽無休哇，洋灰活越乾淨越好，廠房越結实越好。那就看条件允許不允許了。現在咱們光要求好，可以說那是办不到哇，要不上边为啥提出來“又快，又省，又好和安全”呢？得有全面觀點才行。

郭：不对！是“又快，又省，又快和安全”；你怎的說顛倒了。

董：（詞窮）得了，我沒工夫和你討論宣傳口号。

魏：趕緊上工具組去吧。你放心老董，咱們無論如何也能搶出來！我上工具組去吧，你脚不是還沒好利索嗎？老這麼跑蹣別再累大發了！

董：（無可奈何地）唉，既然你們都這麼要求，那就去吧，我要再堅持，好像是不接受羣众意見似的。可是話可先說下：要因为接水管子把任务耽誤了，責任可得你們負哇！

郭：（笑）我們負！老魏，好好跟工具組說說！

魏：咳，外交差事咱內行，管保護他們樂樂呵呵地把水管子發給咱們！（向台左側急下）

董：（整理着脚上的繃帶）人家那边还傻老婆等茶（ちーせ）漢

子等着咱倆呢！

郭：这事真不帶勁！能不能掛个電話？

董：我們家哪有電話呀。沒關係，張大姐那人老实厚道，不能往別處想。在這一點上，寡婦確實比閨女強，沒有嬌氣。你甞着吧，一會兒你弟妹還備不住找上來呢。

郭：那敢情好，回去給当个通訊員。

董：真他媽的，又腫起來啦！

郭：你脚扎坏了小半个月了吧？怎麼老不見好哇？

董：一天到晚，脚不沾地地跑，还有个好！

郭：請兩天假养养吧，要不……

董：你可真會說風涼話，現在这叫“緊張施工階段”哪！要連點輕伤不下火綫的精神都沒有，那还算个幹部啦？

（若有所思地注視着老郭）你思想有點問題呀，夥計！

郭：（莫名其妙）問題？啥問題？

董：我看你对現下施工的緊急性認識的不足——你等我說完，我不是光根据你這一句話，我還覺着你才剛接受任務的時候，态度一點也不熱烈！

郭：（頭笑着，舉手喊口號）“堅決保證完成任務！”怎樣，你看這回熱烈不熱烈？

二人都笑起來。

董：（轉正經的）真的老郭，可不能產生鬆勁思想呵。這一陣子，咱們這一連串的提前完成任務，雖說是上級對咱們印象挺好，可咱們還是得繼續爭取呀！（靠近郭）昨天我

碰見工地主任啦，你猜他說啥：“老董，你們怎麼老是提前完成任务阿，應該總結總結經驗啦。”噯！說的我心裏熱乎辣的。今兒个这个任务对咱們可是嚴重的考驗哪！是金子是銅，就看咱們能不能經住煉啦。我這麼核計着，今兒下晌这一炮要再打的响着點，上边就該派下人來總結咱們的材料啦！

郭：我幹活可不好想这些事。

董：你这話要是叫張大姐聽見，我这份兒介紹人可就不用当啦！

郭：怎麼的呢？

董：張大姐找对象是一不注重像貌，二不注重文化，可就是特別的注重思想，要是沒有爭取先進的思想，那就……

郭：（笑着）那你趁早跟她交代清楚吧，我就是這麼个人，多嘴也不好想着表揚呵、獎勵呵、印象呵这些个事。要是她覺着这样不合規格，咱也就不能高攀人家了。

董：看，咱倆又把話說折（讀舌）了，我能跟她說你不先進嗎？我跟她強調了好幾回你得過兩次獎的事呢！我还不知道你比誰都要強，要不我為啥把重點工程都交給你們組，不交給二組呢？

郭：老董，我早就說過，你这样分配工作不合適，二組長說你捧着一組，踩著二組，你應該接受人家这个批評！

董：告訴你吧老郭，这就叫領導工作的方式方法，往具体了

說，就是“樹立先進，帶動落後”。

郭：你怎麼能說二組落後呢？二組也不過就是新手多、經驗少一點罷了。

董：這不結啦，沒有那份彎彎肚子，你就不能給他鐮刀頭子吃！

老魏上場。

魏：白跑了一趟！

董：沒請求來吧？我說啥啦。

魏：請求來今兒個也用不上啦，下晌又停水啦。

郭：停水？

魏：自來水廠給第二工區接水道，咱工地又得停一下晌。

郭：你怎沒說呀，老董？

董：我也不知道哇。

郭：停水這事常有，你事先怎沒打听打听呢？

董：我打听這個幹啥呀？反正停不停水，洋灰也一樣打，蓄水池子裏有的是水，誰知道你們非要使自來水不可呢！

郭：（犯愁）這可怎麼辦呢？

魏：（也有些犯愁）老董，你說怎麼辦呢？

董：（一笑）有啥難辦的？用蓄水池子的水幹唄！

郭：那底子怎麼沖呵？

董：（頑笑地）你看，這也不是我不接受你們意見，自來水廠不幫你們忙，我有啥法呢。（轉為正經）快把你們組人召喚起來吧，開個動員會。

郭：老董，想个办法吧！

董：（没想到老郭仍然这样固执，心裏很不高兴，但他想藉笑談方式轉變这个局面）別閒扯了，天不早啦，打扮打扮該上轎啦！

郭：（怕董用說笑掩蓋過去，所以态度很嚴肅）真的老董，不是閒扯，用水桶冲真不行呵！

董：（还在笑，但已經不自然了）你怎的了老郭，对我有意见了怎的？

郭：（也笑了）意見就是才剛提的这个呀！

董：看你这不是故意难为我嗎？咱哥倆好像有啥过不去似的！

郭：这不是咱哥倆的私事呵！

董：那你說怎麼辦呢？

郭：咱們想想办法……

董：又要發揮發揮創造性？往後机会有的是呢老郭，先發揮發揮積極性吧！

郭：你先別上火，咱們都動動腦子，好不好？

董：現在这是火上房的時候，我的老哥哥！

魏：要不……（看着老董的脸）老董再辛苦一趟，到上級那去請示請示？（又为难地）也真难为你，脚又……

董：还請示什麼？上級指示下晌非得幹完不可，我也下了保証，讓我打退堂鼓呀！你們怎麼不替我着想着想，怎麼一个勁地給我出难题呀！

郭：事先你沒把底子当回事，沒提前做好準備工作，現在本

來就是難題嗎！

董：哈，要是你規定的操作規程，我還得受處分呢！可惜上級規定的操作規程，還沒有必得使水龍帶沖底子這一條。

郭：我不知道有沒有這一條，反正我可知道，工程質量是百年大計的事！

魏：（努力緩和空氣）老董，郭大哥是這麼個意思，他怕質量出了差錯，萬一上級有個追究“唔”的，你再担責任……

董：你簡直把我看成個傻子啦，（機密地）你沒看看現在是什麼節骨眼，整個工程拖期啦，上級的要求，不像剛開工那嚕啦！剛開工任務不緊，就吵吵“百年大計，質量第一”；你們知道現在上級要求什麼“盡全力加速工程進度”——這是工程主任說的呀！

郭：你給忘了半句，上邊還有個“在保證質量的基礎上”呢！你多嚕聽說過“百年大計，質量第一”這句話收回了呢？你看那八個大字不還在大抱杆子上掛着呢嗎！

董：你這個人就是好鑽牛角！還必得那麼說嗎？言語之間的那個意思，意思之間的那個精神，咱還體會不出來嗎？

郭：得了，老董，反正咱們三言五語也說不清楚，還是抓緊時間想辦法吧！

董：（更急，生氣地）我磨了這麼半天嘴唇，你怎麼還是不開竅呢！一句話吧，現在我不能抽出一兩個鐘頭，讓你想想什